班竹状元祠 (梁新阳 摄)

班竹诗章

王东惠

“新田园风光之旅”推介之班竹篇(2)

第三章 班竹章氏望族的聚居

有着诸多仙人足迹和仙风道骨的班竹大山，因为章木的到来而燃起了世俗的阵阵炊烟。章木的父亲讳冲，裔出浦城，系唐太傅仔钧公、夫人练氏的第九世孙，仕台州知府，转利州刺史，墓葬天台赤城之原。章木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(1154)进士及第，曾任岳州推察，为了躲避仇家，漫游到了天姥山，见仙桂乡花墙里(今丁公桥边的山湾)宜耕宜居，就在此扎根安家。章木生育有三个儿子，又有四个孙子，后裔在新昌县境内分泽岭（岭头等）、梅湖、礼泉等三大房派。

章木的三世孙中，有一名岳(号之象)者，登进士第，仕至侍御史，喜爱天姥山的佳景，写下了《游天姥诗》，云：

仗剑芒鞋上翠微，跻攀直于白云齐。
管弦鸡犬闻声似，桃李亭台与世非。
丹灶药烟横淡薄，紫芝瑶草共参差。
追思李白当年事，一笑题诗恍梦时。

刘阮遇仙的千古佳话、李白梦游的千古绝唱，天姥山中人总是这样的津津乐道。面对着养育自己的天姥山，章岳难以忽略这些，他应当是一位最早歌咏天姥山的天姥山中人。

章木裔孙中，有讳耀者，性情慈顺，尤其笃于孝友，他“近观诸山之胜，莫如班竹里”，就举家定居于班竹山下。班竹大山之间有了鸡犬相闻，有了烟火相接。班竹山下的新居北距花墙里的旧居五里，来往方便，章耀利用旧居创办了名为“育才小阁”的义塾，延请赤城王好古先生为老师，选取聚集远近子弟而教诲其间，其师有对曰：“门对燕窠，化出凤凰羽翼；地邻赤土，培成桃李芬芳。”育才小阁开启章氏家族尊师重教的一个先河，培植起了班竹山中诗书的芬芳。

章耀生育有五个儿子，又有十多个孙子，子姓繁昌，代有闻人，章耀被后人尊奉为班竹章氏第一世祖。章耀的十世孙讳世杰(1356—?)，孝养双亲，又喜好监测地理。十年树人，百年树木，每遇自己的寿辰，他都要在居所边种植树木，于是，司马悔桥边有了乔松和翠柏的枝繁叶茂。章耀后裔有的迁居到地下坑、芭蕉山、洪塘、干家坞、关岭头、沙地、柿树坪、横路下、回山等地，也渐成聚落，散布在天姥山中。

到明成化年间前后，世居班竹村的章氏已有二十余家了。当清远楼、绍远楼、竹庵陆续铺展在古驿道的两边时，有“绝巘列班竹里之屏障，翠黛映班竹里之山堂”，班竹人家安居乐业的堂第，充满了浓浓的诗情画意，一个临溪而筑的村庄已经非常像模像样了。

章氏大家族有《家规》《家训》。《家规》前三条分别为冠礼、婚礼、丧礼这人生三大礼仪之规范，其后四条分别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各业之规范，其中“士”条规定：“章氏虽居山中，而门前为通衢。俗尚诗书，延师开塾，青衿济济，〔书〕声相闻，小学之孝，盖甚重也。虽甚贫者，亦能操笔作字，若能为举子业者，即入城中就外傅矣。以故书香不绝，而衣冠相接踵也。”族人熟读《家规》《家训》，自然会理解其所崇尚的美德和约束的陋习，言行举止就会合乎做人处世的准则。

班竹章氏自十七世起的行第依次为：“明学圣贤，朝忠世立。登高必显，发祥惟益。远绍建安，承先德积。大振家声，克昌永吉。”章氏族人据此排行取名，不管分散居住在何方，只要一提起自己所属的行第字眼，即可知道自己在家族世系中血缘定位的关系。此三十二个寓意深远的字，有序地排列起来，就是一首励志诫勉的诗，告诉族人要追远报本，要继往开来。

章鋆(1820—1875)在班竹章氏为第二十三世祖，排行“世”字辈，谱名为“世鋆”。他的祖先章学化(十八世)迁居宁波，祖父辈克勤克俭，以诗书裕后。咸丰壬子年(1852)，章鋆考中恩科进士，钦点一甲一名状元及第，后来的仕途一帆风顺。初授翰林院修撰，后主持四川广西乡试，继视察福建、广东学政，官终国子监祭酒。章鋆生在鄞县，宦游四海，但是没有忘记祖先，追本溯源，特地赶到班竹承德堂，祭奠列祖列宗。章氏家族中出了章鋆这样一位光宗耀祖者，承德堂里增添了一块“状元”匾，祠堂前面因此竖立旗杆以示旌表。来往行人见此，无不称赞班竹章氏之光大门楣了。

承德堂自章良广(十世)负责创建，代经修葺，历久而弥新。民国七年(1918)，承德堂毁于火灾，章文华、章桂荣等人深明“合斯族、联斯宗，非建有祠不可”之大义，聚集宗人倡议迁址而扩其堂构。当吕祖端写成《重建承德堂记》的时候，承德堂早已经轮奂可观了，其间精雕细琢的构件如“胡人集于楹，雄狮蹲于桁，朱鸟舒翼腾”，均栩栩如生。族人把先祖的灵位寄放于此，细心地守护着其间的每一个角落。解放以后，这里办起小学，琅琅的书声穿过庭院，响彻班竹山中。

沧桑变革，承德堂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，2004年7月，被新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点。《新昌县文物志》记载：“承德堂是一所较完整的古建筑，正厅面阔三间，两侧各三间看楼，连接戏台前廊。正厅明间台梁式，次间穿斗式，七柱落地。明间台梁上为花篮式瓜柱，脊檩下花篮悬柱。檐廊卷棚轩，檐柱刳牵上均有双花篮悬柱。檐柱牛腿为透雕狮子捧绣球，边檐柱牛腿为和合二仙及刘海钓金蟾。戏台藻井较精细，顶心正中为狮子捧绣球浮雕，四周围以七层卷浪纹花拱木雕片，逐层缩小，共四十二组。四台柱均有牛腿，后台柱牛腿为左文右武透雕人像，前台柱为狮子捧绣球及骑马武将。山门前墀头砖雕，精细而完整。”这样精确细致的专业术语，比起《重建承德堂记》来有点枯燥难懂，但它真实记录的却是一部长久沉积的“风干”的历史。唯有文物，才会如此的古朴精致。

章氏宗祠承德堂是新昌县的文物保护单位，同时也是班竹章氏家族共同的精神家园，因为它凝聚并张扬着乡村宗族的历史和文化，村民们将宗祠悉心地保护起来，传承到永远。

第四章 清远楼和绍远楼

章耀迁居到班竹，立下了一个大家族的根基，他的后代继往开来，则振起了章氏家族的声誉和名望。第十世祖章良广，性格深沉有远虑，不为势利所拘束，喜欢萧散于松竹之间，训教五个儿子及孙子以耕读为本务。在班竹村中，他倡议建造了章氏宗祠承德堂，安妥列祖列宗的神灵；在村外，他为善积德的好名声传开得很远，邑尹听说了，延请他为乡饮介宾。

章良广的第四个儿子名坚（十一世)，字秉刚，号清隐，自己以琴书养性，以诗酒陶情。晚年，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，以旧居狭隘，在惆怅溪边南圃之中(即六房屋基，旧时的班房之后，已改为田)建造起高楼数十楹，取名“清远楼”，两旁又建造厢楼若干，规模颇为宏远。国子祭酒、礼部右侍郎台州人谢铎经常路过班竹，与章坚相友善，一日过其家门，欣然应景而颜其额曰“源头澄彻”。这几个字对于在古剡溪源头惆怅溪边的清远楼来说，是最恰当不过了。登斯楼者，可顾名思义，也可揽山青水秀之胜，意境之深远，难以言说矣。

章坚又自订“家训”，告诫子孙要牢记恪守，曰：“孝悌立身之本，勤俭广业之资，积善传家之宝，读书发迹之基。”他的七个儿子，各有所长，其中的三子名邦(号西屏)，他一心养志丘园，传家诗礼，邑侯嘉其高隐，屡次礼为乡宾，其请辞云：“律身谦恭，可以变化乎风俗；居家孝友，必能表正乎一方。”

优良的家风代代相传，章邦在继承父亲章坚的孝悌勤俭、积善读书等方面做得最好，四个儿子都各有建树。长子名时，号静齐，邑侯曹公高其行谊，再三以乡饮礼延请。次子名让，号省齐，方正明达，不畏强御，起家广业，增美于前，所与游者皆缙绅大夫。三子名谦，号克齐，以明经著于时，乡人重之，推为家塾师，大文宗刘公瑞与之交游，诗章累集。幼子名和，性诚厚，有技能，好象棋，夜深不倦，遇亲友以礼。成化壬辰年(1472)，黄岩知县广东南海人邝文前往省城，寓宿于班竹村清远楼，章邦(西屏公)设宴款待，觞酌交错之间，请他为重修章氏宗谱撰写序言。邝文不辞请托，写好了序言，称赞“西屏翁昆玉辈，皆济济惟行谊是尚，诸子若侄，岿然玉立异人。”

清远楼于嘉靖丁未年（1547）不幸遭遇“回禄”之灾，章邦的孙子章景床(让公之子)在清远楼遗址上建造了高楼数十楹，至次年落成，主人别有匠心地取名为“绍远楼”。“绍”者，接续、继承之意也，绍远楼所接续、继承的自然是清远楼的良好门风。亲朋好友为了章景床新楼的落成，都来道喜祝贺，湖广巡抚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慈溪人叶照为之撰写了《贺云峰公重建清远楼序》。

嘉靖乙卯(1555)暮春的一日，章景床吩咐长子章甫去惆怅溪上恭候浙江巡抚（提学副使)阮鄂的到来。这一年，阮鄂正为驱逐“倭寇”奔走在浙江东南沿海各地，见章甫“青衿飘风，宛有仙相”，暂时抛开紧张繁忙的军务，轻松地写下一篇《游仙记》，并以歌赠之，其中一歌曰：

清风引佩入天台，二子相随去复来。
惆怅欲期千载会，风云应为一时开。
药如无病何须采，心已成丹自不回。
此去好从仙侣去，莫教台鼎点成苔。

惆怅溪边的“桃源仙境”真的不应该有倭寇，有兵事。可是，时运不济，海防微弱，倭寇自沿海进入内地，嘉靖乙卯(1555)冬，从台州骚扰新昌县境，东流西突，屯聚于会墅岭。外敌当前之际，作为班竹村名望权威人物的章景床率众奋起自卫，集合宗人，议曰：“吾家四山斗绝，与尔数百人据要守之，贼何敢犯。”次日，倭寇闻讯，果然不敢进犯村庄，只得另外寻路径过往，最后被歼于清风岭。倭寇逃遁不久，“广兵之害”又起，章景床再一次率族众数百人在司马悔桥边与敌人搏斗，两相交持长达半晌，最后广兵各自逃散，里人得以安堵。

章景床所居之地接近拨云峰，就自号为“云峰”，天台人许维烈撰写的《赠云峰公诗》曰：

拨云峰高天姥峰，深谷盘桓老卧龙。
养性只消书几部，陶情远共酒千钟。
琴床夜月思梁甫，鹤背春风侣赤松。
笑倚烟花回首处，朝阳应有凤雍雍。

云峰公挚爱天姥山间的峰谷，以诗书养性，以美酒陶情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酒中自有真性情，他和他身边的人生活过得颇为惬意。章景床娶了山背人梁州通判梁亨的女儿，她出自新昌的诗礼名家鳌峰梁氏大家族，性格贤淑，修执妇道，勤于教子。夫妇俩时常告诫子孙，“耕者务耕，读者务读，怠惰骄淫，非汝之福。”隆庆辛未年(1571)，云峰公与安人梁氏双双到了六十大寿之期，绍远楼里亲朋好友济济一堂，有欢歌笑语，有裙屐喧哗，祝愿寿星夫妇平安康健、白头偕老的话语说了很多很多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曲终人散，余音绕梁，隆庆辛未年的寿庆随岁月流逝远去，永垂于后世的，有两篇《双寿序》，一篇由新昌县儒学教谕宋大经撰写，一篇由大理评事会稽人章稷峰从京城传递而来，以文相贺，以文纪事，让后人细细地品味长寿的欢乐和吉祥。

章景床的长子章甫幼时即接受父亲庭训，勤奋地学习举子业。嘉靖戊午年(1558)，宗师毕松坡非常欣赏他的文气俊雅，选补为膳堂弟子员。章甫年轻时耕作不忘读书，位卑未敢忘国忧，自题一联云：“志在立功，期百战而百胜；忠怀报国，誓同德以同心。”他与好友陈策一起赴省城应试，向往在科举场上取得功名然而，但是，科举场上没有他施展才华的余地。从绍远楼走出来的章甫，自号“小轩”，不再奢望自己能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，转而从修身齐家的小事做起，陶情养志，自得其乐，正如好友陈策在《小轩诗》中所云，他是“临流漫赋诗，诗成自称美。心将流水间，浮尘不嚣尔。”章甫熟读了高人名士关于天姥山的众多诗篇，更挚爱自己身边的山水，优游于林泉之间，他的诗写得意味清逸，常常被时人传诵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小轩公章甫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也成为了班竹村里最具书生意气风度的处士。

章景温生长在绍远楼里，祖父辈的言传身教，尤其是父亲章谦的教诲，让他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品行，“潇潇襟怀，不以家事累心，遇亲友加以礼貌，邑中乡先生俱信重之。”章景温自号“竹庵”，对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，他建造的属于自己的第宅亦名为“竹庵”。竹庵在继承清远楼规模形制方面，不能与绍远楼相媲美，但在培植竹的风度意趣方面，远远超过了绍远楼。

身在班竹村，居在竹庵里，章景温如此还不满足，他要把这些转化为一笔精神财富，可供自己消遣，更可永远地传于后世。明嘉靖壬寅年(1542)孟夏的一日，好友陶炫为章景温撰写了《竹庵记》，分享了他身边秀竹的种种美意。也道尽了他对此寄托的深情厚意：“朝斯夕斯，或推窗对坐，或出户披风，与竹为伍，盖欲虚其心、厉其贞，以贞其操，状其高之姿、清绝之音，以修其容仪，树以风声。”陶炫又有《赠竹庵公诗》，曰：

群玉幽林近水隈，平安佳致此中来。
龙孙雨长青当户，凤尾烟拖绿上盃。
直节持身同隐约，虚心抱道共徘徊。
七贤座上留情话，还向江南探老梅。

章景温的朋友都是其时新昌乡间有名的文人，如芝山吕世良、东崖徐云卿、望澜陈策，他们相聚在竹庵里，远观窗帘之外的茂林修竹千竿，像竹子一样虚心地切磋文字，斗酒比诗，共同的话题当然与竹的品德、风格、韵趣互相关联，“竹林七贤”的故事又一次地被说起，竹的主题在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被缓缓地释放出来了。

清远楼、绍远楼和竹庵里面的发生重大故事，在《班竹章氏宗谱》中大都有记载。《班竹章氏宗谱》自章道元始修，至成化壬辰年(1472)为第四次重修。此时，家族历史延续的重任落在了身为一族之长的章景温身上。他和同辈章景床（云峰公）提议主持重修宗谱，章景床的儿子章甫仔肩是任，并延请好友陈策参与其事。他们自己多方搜集史料，日积月累，并请名士为宗谱增光添彩。一百年以后的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尚书新昌人吕光洵因拜谒先君墓地道经班竹村的时候，休憩于此，欣然提笔为章氏宗谱的再一次重修撰写了序言，赞赏他们这代人为家族文化传承所做出的贡献。此后，《班竹章氏宗谱》代有修续，收录章氏自己歌咏家乡山水的诗文，也收录过往的名公巨卿赞美班竹的墨宝，成为班竹人代代相传不断吐故纳新的文化遗产，所沉积的人文底蕴是天姥山世俗文化的重要篇章！

清远楼、绍远楼和竹庵的相继落成，长久地矗立，至最后的倾颓消失，经历了明代中期的两三百年时间，班竹村度过了一个家族文化的鼎盛时期。楼屋的主人虽然不是达官显宦，但常有名公巨卿在此投宿，谈笑之间有鸿儒，心灵充足而舒畅！清远楼和绍远楼是班竹的高山流水之间不朽的文化符号！

（待续）